



引 引人入胜……充满激情和力量……
永不枯竭的创造力使人一究到底……

二战风云



〔美〕欧文·肖

美国最著名的作家
充满睿智和幽默

《二战风云》——世界畅销书

北岳文艺出版社

二战风云

〔美〕欧文·肖 著

及 锋
柳 荫 译
劲 草

北岳文艺出版社

二 战 风 云

[美] 欧文·肖著

及锋 柳荫 劲草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875 字数: 623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册

*

ISBN 7—5378—0377—3

I·356 定价: 11.50元

作者简介

欧文·肖(Irwin Shaw) 1913—1984。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出生于纽约。曾在化妆品厂、百货商店和家俱公司任职，也给电台写过长篇广播稿。1936年，他以《埋葬死者》一剧引起美国剧坛的注意。之后相继出版长篇小说九部，短篇小说集十部，另编写剧本和电视剧近三十部。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二战风云》(原名《幼狮》)(1949)、《拜占庭的黄昏》(1970)、《穷人与富人》(1970)、《夜间工作》(1975)等，都引起国内外文坛的关注，成为世界畅销书。

BA284/02



图书集成



上 部

第一章

瑞雪，飘洒在提罗银装素裹的绵延群峰之间。暮色中，这个座落在山脚下的小镇，在若隐若现的火车站灯光的辉映下，好似变成一个琳琅满目的圣诞节橱窗，洋溢着欢快的节日气氛。寂静的山谷里回荡着人们尽情的欢笑声。来此地滑雪的游人和本地居

民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行走在覆盖着白雪的街道上。白色、棕色房子的门窗上挂满了一束束鲜艳的花环。这是新的、充满希望的1938年除夕之夜。

玛格丽特·弗罗曼托走在通往山下的雪路上。防滑靴在厚厚的雪地上发出吱吱的声音。她迎着落日的余晖，倾听着从山脚下传来的孩子们的歌声，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离开维也纳的那天清晨，大雨滂沱，人们匆匆走在大街上，无不为倾泻在这座大都市的暴雨而心情沮丧。可眼前这巍峨的峰峦、如洗的碧空以及皑皑白雪和村镇上下生龙活虎的运动场面，对于这位年轻貌美并且又在度假的姑娘来说，恰若大自然慷慨奉献给她个人的厚礼，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她一步一步地踏着路上厚厚的积雪，两条腿感到一种松弛、舒畅的倦累。下午滑雪以后，她喝了两杯樱桃白兰地，当时感到喉咙里一阵阵发热，直到现在还觉得两条胳膊在厚厚的运动衫下面散发着热气。

“在山那边，”孩子们唱着，“风儿轻轻地吹，”孩子们的

歌声在稀薄的空气中回荡着。

“玛丽娅坐在那里，”玛格丽特轻声地附和着。“摇晃着她的儿子。”她的德语并不很好，但她为自己敢于大胆地用德语唱这支轻柔悦耳的歌曲感到欣慰。

她身材苗条，容貌娇美。蓝色碧眼下的鼻梁上撒着几颗被约瑟夫称之为“美国式”的雀斑。当她想到约瑟夫将在明天乘早班火车赶到这里和自己会面时，不禁露出幸福的微笑。

她来到旅馆门前停住脚步，转身望了望身后壮丽的群峰和闪烁的灯光。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推开大门走了进去。

小旅馆的正厅灯火通明。墙上布满了冬青藤和各种葱绿的树叶，房内充满了香甜的烤面包味。如同所有的乡村旅店一样，室内布置得很简单。硬橡木的桌子，皮革面椅子。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这整洁本身也和房里的桌椅一样，已成为这间屋子的一部分。

兰格曼太太正好从这里穿过。她浑圆的脸上泛着红光。此时她正微微噘着嘴唇，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刻花玻璃盛酒大罐。她看见玛格丽特后停住脚步，满面堆笑地将大罐放在桌上。

“晚上好。”她温柔地用德语说道。“雪滑得好吗？”

“啊，真是太开心了。”玛格丽特说道。

“希望你玩得不是太累。”兰格曼太太说着，狡猾地眨了眨眼，“今天晚上，这里要举行一个小小的晚会——跳舞。会来很多年轻人。你要是太累的话，可就跳不动了。”

玛格丽特笑着说：“我能跳。当然要他们来教我怎么跳。”

“噢！”兰格曼太太摇了摇双手，“这你不用担心，他们什么舞都会跳。他们会很高兴和你跳舞的。”她审视般地盯着玛格丽特，“当然，你太单薄了。不过，这种趣味似乎在哪儿看到过。美国电影，也许你很清楚，只有患肺结核的女人才受人们的

宠爱。”她那红通通的脸象一堆旺火一样给人以愉快、好客的感觉。兰格曼太太微笑着，抱起那只大罐继续向厨房走去。“留神我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她说道，“上帝，他可是一个喜欢姑娘的家伙！”她抿嘴笑着走进厨房。

玛格丽特贪婪地嗅了嗅从厨房里突然冒出来的一股强烈诱人的佐料和黄油的香味，轻声哼着小调，回她自己的房间去了。

晚会在非常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了。年长的人们持重地坐在角落里，年轻人则三五一堆拘束地聚在一块儿，小口呷着味道很浓的混合饮料。几个身高体壮的姑娘穿着华丽的晚会服装，看上去既不舒服、又不协调。伴奏的手风琴乐师拉了一两只曲子之后，看到没有人跳舞，只好快快地坐在盛酒的大罐旁，任随美国歌曲唱片在留声机上慢慢地转动。

来宾绝大多数是本村的居民、农夫、商人以及兰格曼的亲戚。他们的皮肤被山区的太阳涂上了一层古铜色。尽管穿着不合体的节日盛装，但是仍掩盖不住结实、健壮的体格。仿佛疾病和衰老永远也不能侵袭这些山里人强健的肌体；在他们发亮的皮肤下面永远也看不到死亡的影子。住在兰格曼小店内的城里人，彬彬有礼地喝了一杯甜酒之后，大多数已经跑到村里大一点的旅店参加更热闹的晚会去了。屋子里只剩下玛格丽特一个外来的客人，她没有喝很多酒，而是想早点上床好好睡个觉，明天一早好精神饱满地迎接乘八点半的早班火车到这里和她会面的约瑟夫。随着夜幕越来越厚，晚会的气氛也开始活跃起来；玛格丽特和在场的几乎所有年轻人跳了舞，华尔兹、美国狐步舞等。时近十一点钟，房间里愈发闷热、喧闹，现在端上来的已是第三罐酒了。来宾们脸上洋溢着热烈奔放的欢快表情，原来那种拘谨、呆滞的

神态荡然无存。现在，玛格丽特正在教弗雷德里克跳伦巴舞，其他的人围站在屋里看着她。舞跳完了，立刻赢得了一阵阵热情、赞扬的掌声。兰格曼老头也执意要和她跳舞，她用蹩脚的德语费力地告诉他如何踏着延缓、微妙的加勒比节拍迈动舞步。在满堂的哄笑声中，这位又矮又胖的秃顶老人累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

“噢，上帝，”当乐曲结束时老头说道。“我简直是在这山里白白度过了一生。”玛格丽特微笑着俯身吻了他一下。宾客们聚拢过来，在擦得亮晃晃的地板上围成一个圈子，把他们包围在中间，热情地欢呼着。弗雷德里克微笑着走上前，伸出他的双手说道：“老师，再教我一次吧。”

他们又放起了那张唱片，并且给玛格丽特又倒上一杯酒。弗雷德里克的舞步象灌了铅似的笨重，但是在热烈晕眩的旋转时，有他强有力的胳膊搂住腰，玛格丽特感到愉快、安全。

到乐曲结束时，手风琴手已经十几杯甜酒下肚了。他站起身来一边拉着手风琴，一边高声歌唱。紧接着，大家也随声附合进来。人们簇拥着琴师，高亢、激越的琴声和歌声在高大宽敞的房间里回荡着。弗雷德里克的手仍旧搂着玛格丽特的腰肢，用几乎只有自己才听得到的声音低声地唱着。她面颊泛起层层红晕，情不自禁地想到：多么善良热情的人啊，他们用如此天真、质朴的友谊欢迎一个陌生人；他们用粗犷的、富有乡野气息的歌喉和悦耳动人的音乐，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小蔷薇，小蔷薇，红色的小蔷薇，大草原上生长着一株小蔷薇。”他们齐声唱着。老兰格曼象公牛似的干哞的声音压过了所有的人。玛格丽特也随着他们唱着。她的目光越过前面的壁炉，逐一端详着所有忘情高歌的人们，她发现屋子里居然有一个人没有加入这支“合唱队”。

克里斯坦·迪斯托是一个瘦高的青年。他表情庄重，不苟言笑，头发剪得很短，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在那双金黄色的眼睛里，可以发现只有在野兽的眼里才能看到的黄色光点。在滑雪坡道上，玛格丽特曾看到过他一丝不苟地教那些初学者滑雪。他那娴熟而优美的动作竟使玛格丽特产生了一种羡慕之情。现在，他孤傲地站在其他人身后，微微敞着的白色衬衫与他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他毫无表情地拿着一只酒杯，用沉思、陌生的目光注视着唱歌的人们。

当玛格丽特的目光和他相遇时，她主动地冲他莞尔一笑，“和大家一起唱歌吧。”她轻声说道。

他阴郁地冲她笑笑，举起了杯子。她看到他很顺从地和大家唱了起来，尽管在嘈杂中她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

离新的一年越来越近了，人们的酒也喝得越来越多，晚会变得更加随便而热烈。昏暗的角落里，一对对的情人互相拥抱、亲吻；歌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充满自信，而且也使得玛格丽特越来越听不懂，无法随着他们一起唱。当他们唱起充满了俚语和双关语的歌曲时，老年妇女们不禁抿嘴笑起来，老头们则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

快到午夜时，老兰格曼跳到一只椅子上，大声呼喊着想让大家安静下来，并对手风琴手做了一个手势，然后醉意懵懂地高声说道：“作为西线战场的退役军人，作为从1915年到1918年曾三次负伤的战士，我建议在座的各位和我一起唱首歌。”他向手风琴手挥了挥手，手风琴手立刻拉起了《德意志之歌》^①。这首歌还是

^① 1922—1945年德国国歌，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歌。是诗人霍夫曼1848年作词，配以约瑟夫·海顿1797年为奥地利帝国国歌所谱的曲子。

058873

玛格丽特第一次在奥地利听到。在她五岁时，一位德国女仆曾经教她唱过这支歌。直到现在，她对这首歌的歌词还记忆犹新。于是，她随着大家唱了起来。她感到自己有些醉了，感到心中涌上一种国际主义的热浪。弗雷德里克看到她也会唱这首歌，不禁高兴地把她搂得更紧，甚至吻了一下她的前额。老兰格曼站在椅子上，举着酒杯说道：“为美国，为美国年轻的姑娘们干杯！”玛格丽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一本正经地说道：“请允许我代表美国年轻的姑娘们说，我感到非常荣幸。”

弗雷德里克又吻了一下她的脖子，当她对这一举动还没有醒悟过来时，手风琴已经洪亮地奏了一只旋律质朴而奔放的曲子，在场所有的人又放开喉咙兴奋地唱起来。玛格丽特听了半天也没有听懂这支歌的歌词。以前她在维也纳的时候仅仅听到过这支歌的只言片语，而此时这些人酒兴正浓，吐出来的德文含混不清，所以她几乎一句也没有听懂他们在唱什么。

弗雷德里克笔直地站在她身边，紧紧地搂着她。玛格丽特可以感觉到，随着这首歌曲的激情，他紧紧地搂在她腰上的手富于节奏地颤动着。她集中精力听他唱，呵，终于听懂了。

“高举旗帜，排好队伍，”他高声唱着，脖子上的青筋绷了起来，“冲锋队坚定地向前进，消灭红色阵线和反动派。”

玛格丽特闭上双眼，毫无表情地听着。在这种难以忍受的歌声中感到一种窒息般的痛苦，她觉得浑身软乏无力。她拼命地想从弗雷德里克的双臂中挣脱出来，但是在他有力的胳膊下，她的努力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她只好站在原地听着。她睁开眼睛看了一眼那个滑雪教练。他没有和他们一起唱歌，在他那执着地望着她的目光里，令人费解地流露出一种不安和体贴的神情。

到歌曲的结尾时，人们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充满了威胁、

恫吓的声调。这时，男人们笔直地站立着，炯炯目光放射出得意、危险的光采。女人们也站着，如同一个个歌女低头肃立在歌剧之神面前，当“在你的心中奋勇前进”的歌声在室内回荡时，只有玛格丽特和那位金黄色眼睛、肤色黝黑的青年保持沉默。

弗雷德里克有力的双臂紧紧地抱着玛格丽特，她动弹不得，不由地啜泣起来，而内心却在为自己的脆弱疚恨不已。这时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叮叮当当”快乐的钟声在雪夜笼罩的群山之间久久地回荡着。

这时，老兰格曼满脸通红，圆圆的秃顶上流下一串串晶莹的汗珠。他高举起酒杯，眼睛里闪烁着他在1919年第一次参加西线战役时曾流露过的光彩。“为了元首，干杯！”他用深沉、虔诚的语调高声说道。

“为了元首，干杯！”在炉火的照耀下，觥觞交错生辉，人们以渴望、神圣的表情一同喝干了杯里的酒。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愿今年上帝保佑你！”刚才迸发出的那种崇高的爱国热情消逝了。来宾们尽情地欢笑着，彼此握手道贺，亲切地拍着肩膀，忘情地接吻，一派热情友好的节日气氛。

弗雷德里克把玛格丽特的身体转过来想和她亲吻，但是她低下头避开了他。眼泪情不自禁地淌了下来，她用力地把他推开，向自己住的楼上跑去。

“美国姑娘，”她听到弗雷德里克在身后戏谑地说道，“总要装作她们很会喝酒。”

泪水终于止住了，玛格丽特觉得自己又困乏又愚蠢。她竭力想忘掉刚才的一切，努力克制着自己，镇定地刷牙，梳理头发，用手捧着凉水轻轻地拍着红肿的泪眼。一切都是为了第二天早晨

能活泼地、尽可能漂亮地与约瑟夫见面。

她在自己这间洁净发亮、四壁粉刷得洁白的房间里脱去衣服。床头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棕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似乎若有所思。她关上灯，打开窗户，然后上了床。晚风从白雪皑皑的群山中荡入窗棂，皎洁的月光倾泻在她的身边。她在冰凉的羽绒被里打了几个寒战，好一会儿才暖和过来。当她闻到带有一股洗衣坊气味的被单时，不由地回想起自己童年时和祖国一起生活的往事。雪白的窗帘在窗前发出窸窣的响声。这时，那位手风琴手还在楼下拉着低沉而温柔的爱情歌曲。听着那压抑、令人心碎的乐曲，她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在袭进室内的冷风中，她的睡态显得庄重、安详、稚气、毫无戒备。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梦境，一只手轻轻地滑过你的皮肤，一个朦胧的、意象中的躯体紧靠在你的身边，脸上感到一种陌生的呼吸气流，一只有力的胳膊紧紧地抱住你……

玛格丽特突然惊醒了。

“不许出声，”一个男人用德语说道，“我不会伤害你。”

他一定喝了不少白兰地，可以闻到他嘴里的酒气。

她静静地躺着，仰望着这个男人阴暗的眼眶里闪动着的灼灼目光。一只手熟练而缓慢地沿着她的小腹向大腿滑去，她的双腿被他紧压着不能动弹。她感到他身上的粗糙衣服轻轻地在她的皮肤上摩擦。玛格丽特出其不意地将身体向旁边猛地一扭，滚到床的另一端坐起来。但是，马上又被他象恶虎扑食似地按倒在床上。他低声地咯咯笑着，而与此同时，自己的嘴巴却被他用手死死地挡住了。

“小畜牲，”他说道，“快的象只小松鼠。”

这时，她辨认出了这个声音。“是我。”弗雷德里克说道，“我只是来拜访拜访，不必惊慌。”说着，他慢慢地松开挡在她嘴上的手。“不许喊叫！”他就象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闹着玩似地笑着对她低声说道，“喊叫也没有用，所有的人都醉死了。再说，我还可以说是你邀请我来的，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们肯定会相信我的话，因为我是这样招姑娘们的喜欢。你又是个外国人，再说……”

“请你走开，”玛格丽特轻声说，“请走开，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弗雷德里克又咯咯笑起来。他的确有点醉意，但决没有醉到他现在装出的这副样子。“你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姑娘，而且是这个季节来到这的最漂亮的姑娘……”

“你干嘛会想到找我？”玛格丽特绝望地抓住这句话反问着，一面拼命地把身体挺得硬梆梆的、让那只到处乱摸的手只能触到冰冷的、反抗的肌肤，“你要是去找别的人，她们一定会很乐意的。”

“我只要你。”弗雷德里克一边说着，一边吻着她的脖颈，自以为只要继续温存地表示一下，任何人都不会俯首就擒，“也很敬重你。”

“但我并不想要你，”玛格丽特说道。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竟被一个粗壮、野蛮的身体紧紧压在床上不能动弹！她耽心自己的德文言不达意，或者象一个中学生那样犯语汇、句子或者习惯用语方面的错误，以致遗憾终生地被人糟蹋。“我并不想要你。”

“这样更有意思，”弗雷德里克说道。“开始的时候总是先装作不愿意，这样更象个贵妇人，有教养。”她感到他似乎很自信地愚弄她。“不少人都是这样。”

“我要告诉你母亲。”玛格丽特说道，“绝不食言。”

弗雷德里克又轻轻地笑了笑，在这安静的小屋里，这笑声显得愈发坦然、自信。“告诉我母亲，”弗雷德里克说道，“你应该想想她为什么总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安置在这间外面有小屋的房子里呢？这样，从窗子里爬进来是很方便的。”

这不可能，玛格丽特想着。那个胖胖的、红脸膛、笑容可掬的妇人，她在房里到处挂着十字架，那个干净、勤奋的教徒……忽然，玛格丽特又想到，当人们在楼下房子里沉醉在歌声中时，兰格曼太太那毫不掩饰、死死盯着她的目光和在粗俗的音乐声中在她汗津津的脸上一掠而过的淫荡之情……这是可能的！玛格丽特想到，这个愚蠢的十八岁的小青年不可能编造出这样的故事。

“几次了？”为了尽可能地拖延最后时刻的到来，她急促地问道，“你爬上来过几次了？”

他咧了咧嘴，两排牙齿在月色中发出光泽。他的手一直放在她的肚子上，非常得意地回答说。“经常来，”他说道，“现在我挑剔得很，到这里来可不是一件易事，再说大雪天，屋顶很滑。所以只有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我才肯干。”

他的手继续轻轻地抚摸着，但可以感觉得到。她的双手被他用胳膊死死地反压在身下，她愤怒，虚弱，同时又感到一种被污辱、被分解的痛楚。她拼命地摇动着头和双肩，力图挪动一下双腿，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弗雷德里克紧紧地压住她，冲她笑着，仿佛对她这种无力、可笑的抵抗感到满足。

“你太漂亮了，”弗雷德里克小声说道，“你长得真是太标致了。”

“我要叫喊了，我警告你。”

“如果叫的话，只会对你不利。”弗雷德里克说道，“真

的，我母亲会当众把你骂得狗血喷头，并且会立刻把你赶出去，还倒打一耙，说你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勾引到你的房间里。明天你的那位绅士就要到这里来，整个村镇都会议论这件事……”弗雷德里克的语气显得既得意又神秘。“我劝你还是不要叫。”

玛格丽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脑海里浮现出晚会上所有人的面孔。这些面带微笑、秋波频递的阴谋家，装出山里人干净、健康的样子，在冰雪覆盖的堡垒里策划着算计她的阴谋。

忽然，弗雷德里克衣服敞开着平压在她的身上，她可以感到他那健壮的胸口以及热烘烘、滑溜溜的皮肤，在他的身体下面，她只觉得自己象被压扁似的喘不上气来。泪水涌进了她的眼眶，但她强忍着不让泪水淌下来。

他不慌不忙慢慢分开她的双腿，她趁机猛地抽出压在身后的双手，用力地抓他的眼睛。可以感觉到，他的皮肤被抓破了，他痛苦地怪叫了一声。当弗雷德里克还没有再次把她的双手抓住时，她一次又一次拼命撕抓着他的脸。

“贱货！”弗雷德里克终于又抓住了她，他用一只强壮的大手紧紧钳住她的双腕，另一只手粗暴地抽打她的嘴巴。鲜血从她的嘴角流下来，“不值钱的美国贱货！”他骑在她身上骂道。她执拗地挺直身体，用胜利的目光盯着他嘴上被抓出的血痕。银色的月光斜射进窗口，无言地照在他们身上。

他又用手背打了她几记耳光。在他手掌粗大骨节的抽打下，她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痛。从他的手上散发出一股厨房里的气味。

“如果你还不滚的话，”尽管她感到头晕目眩，但仍一字一顿清楚地说着，“明天我非杀了你不可，和我的朋友一块把你杀